

箱子

有時，那樣陰翳的水泥質感的天空會從大腦皮質覆沒。那近乎是只會出現在失眠或是病榻上發冷汗時的場景了。活在背光側的天花板，低氣壓的雲層帶，翻攪著，起伏著，彷彿海潮一樣地沉沒，簡直迫近一拍又一拍的左胸臆苟延殘喘下去。十二月市區圓環的東北季風，放學時忘了帶傘的黑夜，眯起眼睛任憑曖昧的針雨肆意扎在毛細孔裡。

天空像是蓋子將我匡啻一聲地困在箱子裡了，像是許久以後在葬禮上偷偷地瞥蓋棺與釘棺。我像是被黑色鉛筆線圍攬的螞蟻焦急打轉。然後穿著黑白衣褲的稚嫩臉龐列隊了進來，宛如行軍，他們窸窣窸窣、窸窣窸窣地埋首寫了什麼，在我無措蹲踞下來前，將符咒一張張牢牢貼掛，成為了牆。潦草字跡的回聲是呢喃的輓歌，湊近一嗅，都是腥臭的疲倦與哭嚎。

你們再懶、再懦弱下去，有辦法抵達地球亮晃晃的那一側嗎？講台上的女人海蛇一樣地露出了獠牙，空氣像是河邊戲水的孩童突然聞到山邊漫漶下濕漉漉的腥臭泥苻味。她纏縛著頸子，蜷成夜晚的漩渦，沿著夢境的暗流逼近。她俯身說，醒來吧，醒來吧，你要知道那是禁書，我們的信仰應該是經書啊。冷冽的話是麻痹，更遑論組排名區間值百分比 PR 值，都是從她口中洩出來的咒。

著魔般地，不得不提起筆（像是頑固的老人用咬斷牙齒的斷面與牙齦咀嚼）去攀爬那些搖搖晃晃關於功、位能與力的坡道了，或是試圖去划過在耳膜騷亂歇斯底里的傾斜的海。但連童話故事裡的披荊斬棘都是徒勞，囚禁的容器有嚴實的牆與蓋子，一排排模糊的臉孔烙在上面，某某同學錄取，某某同學合格，某某和某某都是征戰的殉道者。

藤壺和鯨虱是情願地附生在藍鯨身上的嗎？

名為英文老師的女人在大家的背上種植著石頭一樣的貝與螺殼，她說，同學，routine 這個單字很重要，常規的生活締造成就，讓我們得以上游接近陽光養分充足的海域。但是夢境與現實的稜線在眼角蒸散水氣下清晰，我們都蹲伏在廢棄礦坑隧道一樣的水族箱裡，任由伏在背部的水蛭貪婪汲取著血液。

然後在許久之後一個日子被擦得雪亮的閒來無事的午後，空谷有回聲。教授公民的女人的語境有早產兒保溫箱的質感，像是撥捻著嬰兒疏髮。我們生來都會歸屬著一些無法選擇的團體，像是你不能決定擁有一名暖流或是暗潮般的母親，她說。

那我們所被豢養的場域和容器是得以選擇的嗎？我如斯質問過海巫。房宅只是活在夸父的背脊，大可以像遁逃的雛鼠跨越箱子。可為你的鏽蝕與斑駁，親人般的他就無所謂了嗎？然後我看見被扔進禁閉室的軍人，想像他肺部承載

的壓迫和窒息的喘氣。但我們早已失去掙扎著刮刻棺木的叛逆，都化成一條條翻肚溺水的魚。

初三那年我們換了教室。從三樓到一樓。浮脹的死魚被抖啊抖地扔進了猶有腥羶味的箱子。

霧從傾斜箱子的盡頭升起，我幾乎要看不見男孩們埋首畫符的執著。天光盡滅，山雨欲來，他們把自己懸吊成一篆筆，鑿著鑿著，直到回過神來才發現把自己的面容鑿得千瘡百孔。女孩們把世界蜷起來，像是畏懼著魚雷一般的言語，掩面又宛如下雨，整個容器海綿一樣地膨脹起來，好像潮濕得可以擰出水。那關於懸宕、墜落與破碎的物事，騷亂溼冷得讓人想哭。

她跳出去了。她掉下去了。我呆滯沒有啜泣地望著她，姿態讓我想起被豢養著總是跳缸的魚。眾人頂著魚網一般的欄杆向外探看，紛紛舉起了袖下紋傷的手臂，捂手捂耳地指點了起來。

年少的我們竟無法估量生命孰輕孰重，只是目睹著或輕如鴻毛的下墜，莫名好奇地竊竊私語關於應聲碎裂的空殼、腰斬的骨骼和四濺如雪花。死亡的味道聞起來像是鼻腔裡鐵鏽的鼻血，我們天真地以為她沿著渠道裡的潰遁逃。

竟崇拜起她眼花撩亂的癡狂。魚的勇敢從來會知道玻璃缸外的窒息嗎？

但大霧將至，是如斯灰且濃。我們依然必須蜷縮在那裡，懸在那沈默地睨著我們的容器裡，並且在符咒建構的禿牆剝蝕掉落時，眾人佇著筆揮斬抗衡了起來。那些榜、砌鐵一樣的定律和數據都在傾圮，無所竄逃的我蹲踞下來，彷彿抱著頭就可以捲成一只渺小的殼。在一切磚瓦碎屑覆沒時，我感覺自己好怯好小，踩著會發出廉價塑製品破碎的聲音，被任意回收。

直到許久以後，白晝終於甦醒的天空，像是哭過以後的眼睛清明。那些諸如空洞的繭的容器、關於分數排名成績單的符咒，和殘餘在鼻腔裡的腫痛的血跡，都排成隊伍穿過沉寂的胸腔，宛如啜泣的喘息呼呼地消逝了。

白日裡，那些剝蝕的餘燼渣滓依然會自遙遠的隧道飄蕩著迴聲遣返，在假寐或是午睡之時，有種沉眠的召喚。但我已然不在歸屬於那些咒語的纏縛，都是埋葬的夢囈。都是蛻殼之後全白的流浪。